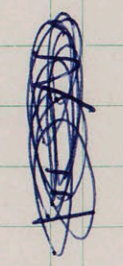


# 紐約的窗口



白牛之角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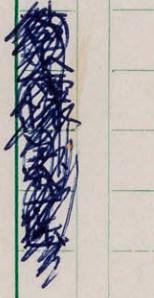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陳子昂登幽州台歌

# 夜曲

下午四點鐘左右，



吳振鐸醫生又跑到窗邊

客廳的

去眺望下面的街景去了。吳振鐸這層公寓，在楓丹白露大廈的四樓，正對着中央公園，從上面看下去，中央公園西邊大道的景色一覽無遺。這是一個暮秋的夜晚，園裡的樹木，感思節剛過，天氣更寒，樹葉已落了大半，嶙峋的樹木，伸出許多動動的枝幹來。非區區的小公園，兩旁清瘦了不少。公園外邊人行道上那排老榆樹，也在瑟瑟的落葉聲中，今年的秋天，在秋風中滾動着。道上的行人，都穿着秋裝，今年時興迷地裡，咖啡、古銅、淡金、如白，女裝們，長視，嬌娜，拂地而過，秋意盎然。在這個秋盡冬來的時分，紐約的確有她一份如，繁華過後的，令人曠神怡的。

一月过二个针头

雅俗。然而吴振鐸医生却感到不自在，他最后几次到中央公园，因为五点钟，马芳就要来了。他最后几次到中央公园，是九点五十分的秋天，算一算，那竟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

这才下午

有点

回忆的 有一个人 记得 记得 记得

特地

No. 2

客厅里那张花梨木的椭圆形红木的咖啡桌上，摆上了一套银具：一只咖啡壶，一只咖啡杯，还有盛牛奶糖块的咖啡杯，银碟银匙。早上起来打掃的时候，吴振鐸从玻璃柜里取出这套银具，取了出来，交给她。她用锌氧粉擦。这银具擦亮。看着那一套闪闪的银具出来，她暗之的对他说道：医生，今天有贵客光临吧？吴振鐸倒是猜对了，这套银具平常摆着，总也没有用过。这还用他们结婚十周年，玲琪在

位之摆在 一隻大銀 盤奪目。

第凡妮买来送给他的，是丹麦货，定製的，杯壶上刻着非比寻常，每隻上都刻着吴振鐸姓氏的缩写W的花纹。银具沾了汗污容易发乌，平常待客，总是用另外一套英国磁器。当然马芳又不同了。他还记得马芳喜欢吃喝咖啡，愈濃愈好，而且不加糖，那种苦得难以下咽的咖啡，马芳喝起来，才觉得。吴振鐸已经把咖啡壶插上，让咖啡慢之滚，越个把钟头，香味才出来。马芳来，正好到味。吴振鐸医生这向中央公园西边大道那边大厦公寓一般，古老而有气派，四房两厅，客厅特别的宽敞。因为吴振鐸喜欢古董，客厅的陈设家具，是古风的。还有长两短的沙皮椅，是维多利亚时

(24x25)

一律

幸福牌



街，<sup>經</sup>常去發生搶劫殺人的案<sup>兇</sup>，<sup>兇</sup>捕丹白露這<sup>小</sup>向大廈却一直相當安全，因為住的人家<sup>都</sup>高而單純，住了許多家庭生。而且大廈的門口<sup>都</sup>有看門人守衛，形跡可疑的人，不容易混進去，<sup>所</sup>又<sup>在</sup>陽台上，夜向急診，最是方便不過。因此，一位下來將近二十年，<sup>也</sup>由於習性及慣性，吳振鐸也就不打算再搬家了。而且在<sup>他</sup>郊外長島<sup>東</sup>漢普頓<sup>東</sup>邊<sup>的</sup>家<sup>裏</sup>，<sup>他</sup>還購置了一所<sup>別墅</sup>。週末<sup>的</sup>時候，<sup>他</sup>常常帶了<sup>兒</sup>玲琪和<sup>大</sup>偉到長島的別墅去渡清假，在海濱和<sup>大</sup>偉一起游泳、打球，或者乾脆<sup>躺</sup>在沙灘上晒太陽，全家晒得紅頭赤臉回來，把<sup>大</sup>城市的蒼白<sup>都</sup><sup>都</sup><sup>都</sup>。兩年<sup>前</sup>玲琪和他分手的時候，長島<sup>的</sup>別墅，他毫不<sup>疑</sup>疑的送

在書裡

的 略帶雪白

給<sup>了</sup>玲琪<sup>她</sup>。玲琪<sup>她</sup>喜歡那種的環境，都是豪華住宅巨，而且<sup>大</sup>偉又<sup>愛</sup>游泳，給他們兩母子住，非常合適。玲琪也做得很漂亮，很<sup>決</sup>絕，<sup>一</sup>常的東西，她一件也不肯帶走。她對他說，過去的<sup>她</sup>，<sup>她</sup>有<sup>美</sup>國<sup>人</sup>勇猛直前的精神，<sup>她</sup>婚後的<sup>生</sup>活，成績斐然。她重新教起鋼琴來，大大小小收到了<sup>許</sup>多<sup>學</sup>生。<sup>她</sup>一個<sup>個</sup><sup>個</sup>而且開始交男朋友，和一個做房地<sup>產</sup>的<sup>人</sup>，<sup>過</sup>往甚密。大概受到<sup>玲</sup>琪的感<sup>應</sup>，吳振鐸也<sup>不</sup>甘<sup>示弱</sup>，到Brooks Brothers去<sup>購</sup>了<sup>一</sup>套時髦的新衣，<sup>一</sup>身<sup>整</sup>整<sup>齊</sup>齊<sup>的</sup>得<sup>整</sup>齊<sup>之</sup>至<sup>也</sup>。<sup>對</sup>鏡，吳振鐸不禁感到，半百的人生，<sup>的</sup>確還是可以重新<sup>煥</sup>發，<sup>何</sup>況他的事業，<sup>剛</sup>才<sup>達</sup>到<sup>鼎</sup>峰，<sup>上</sup>個<sup>明</sup>星<sup>國</sup>康

跟這<sup>樣</sup>的<sup>過</sup>去，却也跟<sup>幾</sup>位女士<sup>出</sup>來<sup>交</sup>過<sup>了</sup>。



他~~对她~~，他~~只有~~愧歉，觉得浪费了她的青春，她的生命。

的路上，~~她~~突然掩面悲泣起来。~~查理~~，查理，我已经尽

了最大的努力了。他也~~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

才~~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那一刻，他也确实感到夫妻

缘分已尽，~~他~~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他~~不得不~~承认，他从来没有

真正~~爱过~~她，从来没有过。婚前，他对她~~那~~三个多月的

追求，~~其实~~是因为他~~感到~~恐慌，~~他~~感到恐慌，~~他~~感到恐慌。

起来，~~可能~~是因为他~~感到~~恐慌，~~他~~感到恐慌，~~他~~感到恐慌。

是~~一个~~，~~真是~~觉得神魂颠倒。他~~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

回想起来，只不过他~~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

慰，需要伴~~侣~~了。他~~等~~吕芳的信，足足等了两年，等得

他~~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

他对一个女孩子~~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

No.

6

~~何~~  
~~不~~  
~~可~~  
~~能~~  
~~再~~  
~~爱~~  
~~她~~  
~~了~~

一个二十~~五~~岁的学生，而且又是初恋。

振鐸：~~他~~

我又回到美国来了，现在就在纽约，很想跟你见

面

吕芳的信终于来了，不过~~等~~到了二十五年。

吴振鐸走进厨房去，咖啡的浓香~~已~~溢了出来。他把电

壶~~倒~~到~~低~~温，又从碗柜里找出了一盒美国

什锦饼干，~~用~~一隻五花瓣的水晶玻璃碟盛了一碟，

拿到客廳裡，~~搁~~在花梨木咖啡桌上的銀盤子裡。還不到五

點鐘，客廳裡~~的~~燈光已漸~~之~~黯淡下来，吴~~振鐸~~把~~大~~

程石茶几上的~~几~~盏灯也捻亮了，暗金色的光晕，~~照~~得~~那~~间~~雅~~

雅~~的~~客廳~~的~~燈光~~也~~亮~~了~~，暗~~金~~色的~~光~~晕，~~照~~得~~那~~间~~雅~~

~~雅~~

幸福牌

(24x25)

不过

他~~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

他~~感到~~痛苦，~~他~~感到痛苦。













上了年纪，倒反而神气了，振鐸，~~空芳也~~笑着应道。

吴振鐸把咖啡倒进了银壶裡，厚瓷空前裡，替空芳斟上了一杯馥郁的咖啡，咖啡的清香四溢着。

你喜欢咖啡，~~我的~~我的特别港，吴振鐸低下头，把银杯带着碟子，~~白端~~白端给了空芳。

太浓的咖啡，现在倒不敢喝了，空芳抬起头来，~~白端~~白端道：物失眠。

那麽加些糖和牛奶好麽？吴振鐸用夹子挟了白糖，放到空芳的咖啡裡，又替她倒上了牛奶，才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在空芳对面坐了下来。

空芳，~~讲~~讲你的故事来听吧！吴振鐸望着空芳笑道，你信上甚空芳笑了一笑，低下头去，~~缓~~缓之的在啜着咖啡。

那也真有的说

你要听甚麽？

甚麽都要听！这些年中国发生了这麽多事！

那还了得！空芳叫叫哭了起来，那整整三天六夜也说不定了！先说给你自己吧，你这位大医生，你太太呢？

她是美国人，美国犹太人，~~吴振鐸~~吴振鐸道。我的骨肉的骨肉，我跟她已分离了。

哦，是么时的事？

两年前——她也是弹钢琴的，还是你们某前里的呢。

不过，她弹得比你好！

你这么说，空芳摇头笑道。

她弹得那，手重而狠，吴振鐸皱起眉头，我对她

说：~~吴~~吴振鐸给你敲敲！

吧

我一时

跟着吴振鐸跟着都笑了起来。  
 是呀，你呀？你医生呀？他是甚麽人？  
 巧的很，我先生是个医生，留美的，是在南同德女医院。  
 是呀，吴振鐸道，他现在在那边？  
 他老早不在哩。  
 我们都走了好长一段路了。  
 我的路走得才远呀，兜了一大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那天我经过某所西国，一时好奇，进去进去看个一  
 道，不敢相信又回到纽约来。  
 吴言，这些年，你到底在那裡？你的消息又一天天也不  
 知道。

外科医生

的外科医生

有人在  
唱歌  
茶女

吴振鐸把那碟英国什锦餅乾捧起来，递给吴言，吴言

捧了一块巧克力夹心的，蘸了一下杯裡的咖啡，  
 带很慢的咀嚼起来。

大部份的时间都在上海，我回去他们把我派到上海青  
 黎与范去教书——当然，中间全中国都跑了。最近到过

东北去。

你大概桃李满天下？吴振鐸笑道，你从前请要  
 一千个学生来。

一千个倒没有，吴言也笑了起来，两百个倒有了  
 吧。当然，那是我刚回去那几年的事，那时间真是干劲十足

，天天早上六点钟便爬起来去教书——中国的学生真是  
 ，上海冬天冷，教室裡还有暖气的，他们戴了露指手套的

手套，也

如指掌

。我有一個兒子，給派到莫斯科去參加比賽，得到柴可夫  
斯基獎章。二名，跟美國的 Van Cliburn 只有半份  
之差，我真感到驕傲。中國人的鋼琴也彈得那麼好——  
可惜那個學生後來在衛兵手中被打斷了。

~~這~~

這  
兵打斷了

是麼？我也听到一些關於仁衛兵的暴行，吳振鐸這道

和

是芳低下头去，啜了一口咖啡，舒了一口氣。

吳芳，又要向在母親向罪，吳振鐸拿起咖啡壺替吳芳

添咖啡，<sup>吳芳</sup>笑着說道。

為甚麼？

「我跟你~~們~~這兒兩年的時間來！你知道，你回國後，

我等你信，足足等了兩年！到了七月二十九日那天早上  
我還抱着一絲的希望去~~看~~信箱。因為我透過誓：要是那天  
你的信還不來，我就要把這女人忘掉！吳振鐸這着自己  
哈哈的笑了起來，吳芳，其次，並且有~~你~~忘掉，再  
時這合想到你的。作為甚麼一言言似似否，一封信也不來  
呢！

吳芳一直望着吳振鐸微笑着，半晌，說道：

「我一回到上海，公安局有人來要對友待留外國人。

他們問得很詳細，而且甚麼都知道。我在紐約~~曾~~去看過

國民黨舉行的國展，他們問我國展的門票多少錢，~~我~~

~~我~~一共問了三次，我前發答錯了，惹了許多麻煩

，还用上面交待了半千。一回云，是另外一個世界，跟外

他们真是冒进的

西的图景，切断还来不及，还去自找麻烦，而且——  
 是方进疑了一下，我怕我写信给你，你也会跑回去了  
 手心的银  
 「是方——」吴振鐸把咖啡杯拍到了花梨木的咖啡桌上。  
 「是方——」我在里头，很少想到你，想到外  
 西。回去后，等于是另外一生的开始。是六年  
~~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时候，我们音乐学~~  
 院先考得很惨，教西洋音乐的先生被打成了黑帮。群  
 众冲击，红卫兵衝到我家去，把百多张唱片砸的粉碎。  
 一夜都来不及烧。多亏我们一个个都换前  
 了。闹门的时候，他们要我们群众认罪。我站到一个  
 个是烟箱上，画了一圈，管理一直是我，我是洋白，我是  
 看着

西一下了也  
想不出自己  
犯之甚重  
罪之甚白  
这样说道。

洋白。真是苦极了，我那一刻突然想到你，心里说：吴振  
 鐸，白且有回手。——  
 「是方——」  
 你不知道，我新时候变成了有名的洋白，一个全料我  
 极我确实有美洋派吧，喜欢穿几件外国带回去的衣服，而且  
 还有洋习惯，爱喝咖啡！这也救我受了不少累：香港的物  
 品有时寄到咖啡店。有学生手书，我便寄些咖啡来祝  
 待他们——那也变成了我的非必需品之一：毒教与生思想。其  
 实，我的洋白罪名恐怕还真救了我一条命。洋白还不在于  
 是反革命，不必——  
 是方把把咖啡杯的银碟，拍到桌上，双手握咖啡杯

刻着W  
花紋的

No. 16

衣取暖。在朦朧~~的~~燈光下，吳振鐸定心  
恍目到呂芳那反手，~~手~~手背手指，斑斑笑之，~~是~~  
鱗似的都是~~自~~暗红色的伤痕，右手的无名指及小指，指  
甲不見了，指头变成了圓歪之~~兩團~~模糊的肉球，襯衣的  
銀亮的~~的~~喇叭上，鮮紅的。呂芳也~~也~~受到了吳振鐸~~的~~  
送禮她的手~~也~~。  
手

這是在蘇北農场上三斗半的成績，呂芳伸出他的隻  
右手，自己~~也~~費着~~力~~我們那個~~農~~場就在徐廿~~郊~~外，  
音樂寫之裡的~~之~~堤~~到~~那裡去勞動。那個~~甚~~地，遍山遍野  
的雜草，人那~~也~~~~也~~。有一種野草，~~也~~大概是一種荆棘，  
頂可怕。女同志~~也~~後，他的巢穴~~也~~爆開來，~~也~~變成一~~塊~~  
越的刺果，我們天天要去拔~~草~~，而且不許帶工具，一~~反~~

撥的勞動，恩慈才改造得如~~一~~拔下~~手~~，个个一~~也~~双手，  
鮮血淋淋，而且都是利~~也~~那些利刃肉裡去，又痛又脹  
，~~也~~器工下~~手~~，~~也~~晚上在灯下~~也~~針一根根挑出來  
。我這~~也~~手的指甲~~也~~，刺進了~~也~~根~~也~~，~~也~~皮有挑乾淨，~~也~~  
中~~也~~皮~~也~~，~~也~~兩根手指烏之亮腫得象~~也~~  
一樣，~~也~~只的得指甲~~也~~，把~~也~~擠出來——  
「呂芳~~也~~，~~也~~」吳振鐸的~~也~~言微之顫抖  
道，他伸出~~也~~手去，又縮了回來。他記得呂芳從前那~~也~~手，  
十~~也~~修長，在鋼琴的鍵盤上飛躍着~~也~~，~~也~~中又帶着~~也~~。  
那~~也~~在卡巴基禮堂中，蕭邦逝世百週年~~也~~宴會上，呂芳穿  
了一~~也~~藍色的長裙，~~也~~一~~也~~尖~~也~~的長髮~~也~~，~~也~~一根同意的  
做~~也~~，她一奏完那首英雄~~也~~世~~也~~舞~~也~~，他跳起~~也~~身來，拍~~也~~手足

幸福牌

(24x25)

~~也~~



延长了十几分钟。台上那个最大高花蓝是他送的。有成百  
 朵大白菊花。那女东家手指修长的手，他也捏捏。多次  
 那时他常之在周末请客办到 Linn Quinter 去跳舞。他  
 们都喜欢那裡那个巴西舞院。那里常常有舞伴。他  
 们都喜欢那裡那个巴西舞院。那里常常有舞伴。他  
 跟他就相熟也不会怕他作能。他常常捏捏着她的手。  
 但即使跟他跳舞，他也只是轻轻的托着她的手，生怕表演  
 了她，那是由於他对她的尊重，对她的敬意。

我还真如 ~~那个女东家~~ 提过一鞭，苦苦解嘲似的学道，文革初  
 期，红卫兵衝更我们号数——上海青年学院被列为首条主  
 义与阿太本营。——我们住之被围在四校裡，南離審查  
 吃饭睡觉都是由集体行动。从宿舍到饭厅大约  
 有四百米，每天去吃饭。我们都排队走去，不过要弯

下身九十度鞠躬，一个推着一个，一直走到饭  
 厅。那些红卫兵，便在我们身後，起牛群羊似的吆喝着，  
 手还叉叉着表皮鞭，那个压了压，便是一鞭过去。  
 有一次吃晚饭，我在後面，腰实在疼了，直起身伸  
 了一下，瘦的一身衣服在甲乙，我们两个人对了一  
 冷汗。我回头一看，那个红卫兵，最多不过十五六岁，  
 又瘦又小，一身衣服在甲乙，我们两个人对了一  
 个面。我看他一脸苍白，嘴唇还在发抖。  
 16 我还害怕他的。那些孩子大概给自己的累行  
 也喘着了。我只不过推了一鞭，我们的累可惨了！统门  
 的死去活来，逼着死在地上。如几个教不信

你多自殺。自殺不如下，這你鬧得更光。  
 你住上海，是留著的一住若小姐。平時跟男生在滬北  
 都在一起。紅衛兵去抄她的家，把她的

紅衛兵走了，工廠隊又駁了這事。七折八扣騰。全國最  
 由的一定言學受。前那樣。你覺得。你覺得。你覺得。

到了晚上八點鐘，  
 大家都睡了，我在家裡。你覺得。你覺得。你覺得。

幾百萬人的城市，你覺得。你覺得。你覺得。  
 會覺到睡不着，一夜夜睜眼到天明。真是覺得

長夜漫漫——  
 呂芳，你毛眼吃甚麼？呂振鐸又拿起那碟什錦餅乾。

你呂芳，這苦挑了一塊苦杏仁的。  
 吃安眠藥。

安眠藥不的，我求你你前一種藥劑。不影響健康的。  
 我想到你你後，失眠症到裏了許多。一個月，最多

有兩三晚。你你不知這多會睡覺，及有事，我睡到  
 下午兩三點也不肯起事。呂芳，你你笑了起事。

呂芳——呂振鐸囁嚅道，有時想到你，高宗蓮，執  
 劉偉，就石擊你。

家了。一份力——  
 高宗蓮，你你嚼着餅乾，若有所思的說道。

你們回去後帶在一起麼？  
 沒有，呂芳搖了一搖頭，他給分派到北京。那麼多年

~~高宗漢~~  
~~高宗漢~~  
~~高宗漢~~

「我只見到他一次。」

「哦？」

「那還是文革初期，我從收到北京社會主義學院之通知，  
高宗漢也在那裡。有一天在會堂裡見了兩個人呆  
站着互相瞪了一兩分鐘，沒有說話便分手了。那

時人多份複雜，浪還想给对方添麻煩，許多年沒有見他  
，他那一頭去髮倒白光了！」

高宗漢，他回去造了鐵路沒有？他從前一直負責  
替中國造一條鐵路通到新疆去——

「通新疆的鐵路倒是老早造好了，可是那裡有他的份？  
呂芳搖頭笑嘆道：他回去沒有多久，就掛上了耳屎！」

「掛耳屎？」

「這是我們裡頭的流話——呂芳笑了起來，就是你做檔案

裡，思想欄上打上了「耳屎」。你曉得的，高宗漢是個大炮，  
他老先生跑回去，就東批評，西批評，又說裡面的人造鐵

路才出落後，浪費材料，這樣那樣，你說及討人嫌？有一  
陣子，國內真的有意創造鐵路通新疆了，他真會得不得了。

「到外何人打所造路的監工。他在朋友家裡碰到一個工程  
師，大概是考他造路計劃的，他向人家盤問了一夜，然

那了人，密報到組織去。那條鐵路，通西伯利亞，德國  
的有團，一個留美學生，那團團長查向，怎麼不啟人疑

竄？就那樣，高宗漢，我們的鐵道專家，便以此案的鐵路  
局裡，做了十幾年的備員，至死高宗漢也明白，他為

甚麼也升不上去——

還是丁多大  
畢業了。

高宗漢——他死了麼？吳振鐸坐直了起來，驚問道。  
 「這四事都是他太太告訴我的。」吳振鐸長嘆了一口氣。  
 「他死後，他太太調到了上海工作，跟我私下還有來  
 往。高宗漢那幾年，不僅不工作，而且一有運動，就  
 拿他出支門，當反面教材的榜樣。他給人家告密，  
 就白象背上貼了一道符咒似的，永遠不得翻身。  
 文革的時候，他給整得很慘，被罰去拖垃圾，一天拖以  
 十車，拖得彎腰伸不直。有一天，他的屍體被人皮裹了  
 上。這事吳振鐸聽了，他的單位的長官都用早飯的出車費  
~~買了一條毛巾，自甘自願地~~

「嘎——」吳振鐸聽時的嘆道。  
 他這一次不打緊，~~因~~可把害苦了他的太太。自殺的家  
 屬，更上以里。他太太打電話到大華坊去，那時北京思  
 政的人多，大華坊本來忙忙，~~何~~是自信於人民  
~~的~~不肯收屍。你見過，北京夏天拖得臭烘烘，兩  
 天屍體就腫了起來。他太太沒法子，只好借了一架板車，  
 跟兩個兒子，母子三人把高宗漢的屍體蓋上西布，自己拖  
 到大華坊去，走到一半，屍體的肚子已經爆開了，古腸小  
 腸，淋淋漉漉。~~他~~洒在街上，一直拖到大華坊。~~他~~  
 太太苦了哀求，大華坊的人才肯把屍體燒成灰，裝到骨  
 灰匣裡。~~他~~我臨走以前，~~去~~祭了他一下。我買  
 了一個小小的花園，~~情~~情之的~~他~~他太太不敢把他的

情之的  
他

五重

骨搬出来，一直藏在女牢後面。我把放圖搬上去，翻了三翻，算是向他告辭了。

呂芳，真是沒有想到——呂振鐸喃喃道。

呂芳把咖啡杯放下了，雙手交叉着，沉思起來。

夕陽從窗外斜照進來，留下他那一頭銹色的短髮。

呂芳，我對不起你和高字權，呂振鐸突然道。

他的臉上微之痙攣起來。

对不起，我和高字權，這事都是我的事。

呂芳，你去了那麼久沒有給我信。

心你和高字權的，有傳子，我對高字權的恨，恨透了。

我也很後悔。從前高字權對我的好，我看電影，你對他好像也有過白感似的。

No. 21

高字權，跟我脾氣很合，可是我們反有相愛過。

高字權

我恨高字權還有一原因——我一直不肯承認。

他回國去了，而我却没有。這是我多年的心病，他的像自己是一個流亡的逃兵一般。你知道，我父親——他

也是個醫生——死了三十年了。平常我也很少想起他來了。

可是接到你的信以後，一連兩夜我都夢見他，夢見他正像

在咯血，我怎麼止也止不住，便用手去搗他的喉。他是

肺病專家，不曉得救過多少人。後來自己也染上肺病死了。

他，是一直要我回國去治中國人的病。你看，呂芳，

我也在是金善有人的心臟科權威了，可是我一個中

國人也沒有醫過，一個也沒有——

——呂振鐸的方言有

幸福牌

(24 x 25)

有勇氣

~~這些激動起來。我一直在此時，遠東中國。我跟現時在婚~~  
~~以後，我的朋友全是美國人。我交中國朋友，也不敢~~  
~~看中文之出。我要把中國這個改實，意精神，有時~~  
~~在報紙上，在時報上看到有關中國的消息，~~  
~~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之類，~~  
~~中國的苦難，中國人的苦境，~~  
~~我不敢去面對。只有我現在一個同仁酒會裡~~  
~~有兩個醫生，~~  
~~院工作過的。他剛從中國去，他以前在燕京美~~  
~~的同事，有字此種在之革期間都整了。他~~  
~~上一直從中國人的種種性度，~~  
~~女~~

漸之後忘情。

廿五日

當做美  
 國新聞  
 看報。

~~我有一個媽媽，剛從中國大陸出來，到了舊金山，住在~~  
~~她在兒時裡。他寫信給我，~~  
~~她七十歲了。一身的病，她希望我能夠到西岸去看~~  
~~她。她這，~~  
~~去年我受命去，路過舊金山，~~  
~~我~~  
~~你們回去後，~~  
~~我~~

(24 x 25)

幸福牌

~~你真是勇敢~~ 你真是勇敢，你真是勇敢。

~~你真是勇敢~~ 你真是勇敢，你真是勇敢，你真是勇敢。

写著凌乱的字，一下，通通。

「振辉，你是医生，你跟我解释一下，一个人怎么端危

难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死去？」~~我问~~ 我问，我问。

「这个，有人研究过，二大大战，你记得中央台中央台」

人，曾经发生过这种现象，而且也是一种自然现象。

他们替我按指甲的时候，我的整条右臂，突然麻痺掉

「对，他都没有感觉。」刘伟也跟我说过，有好

对，刘伟说，神童怎么懂？」

他比高崇厚厉害得多，很会随机应变，所以许多

「放到合肥一下，挑了三斗多的粪。他人又小，粪

桶压在背上，寸步难行，经常弄得一身白粪，他

得一手一背的蛆。他总，后来他进厕所，如入鲍鱼之肆，

不闻臭息了！」

吴芳和吴振鐸两人相视摇头笑了起来。

我们在埋头，郁伟就了一套防身術的，不然也挡不住

那些凶险——吴芳长嘆了一口气。

你的咖啡冷了，我再帮你加热一下好吗？吴振鐸等

起银壶来。

够了，不能再喝，吴芳用手盖住杯子，再喝今晚真要

去眠了。

「吕芳，你出来复查过身体麽？健康情形如何？」吴振鐸亲切的问道。

「我一直有高血压的毛病，前两个月还住过院。医生告诉我，我的心脏有些衰弱。」

~~吕芳笑了笑，说：『你身体不好，应该去看看医生。』~~ 吕芳笑了笑，说：『你身体不好，应该去看看医生。』

「振鐸，我有一件事，想请你替我个忙，可以吗？」

「你可以——替振鐸借两千块钱。」

吴振鐸正要回腔，吕芳却忙阻止他道：

No. 24

「不过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我——还给你。」

身体如此，也许再找些学生，教之琴甚麽的，慢之琴出来。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不借了。」

「好的。」吴振鐸迟疑着应道，他立起了身来，走到桌前，一张大写字台前坐下，打开抽屉，拿出了一支笔，写了一张两千圆的支票，他又拿出了一隻蓝色的信封，把支票塞进了信封，才拿去递给吕芳。

「谢谢。」吕芳也立起了身来，接过封套，随手塞进了口袋里。

「吕芳——」

吕芳独自走向了办公室的大门去。吴振鐸勉强的跟在她后面。吕芳走到门口，回头向吴振鐸告道：





像那樣勇敢，振鐸。有兩三次，我在寒憚不下去，可是我怕死在那個地方。我看到高宗的漢那下地，在自己的國家裡，反與葬身之地，自己在寒憚了心。

吳振鐸送呂芳走出檢丹白露大廈，外面已經暮色蒼茫了，中央公園的迴廊高聳入雲的摩云古日樓，萬家灯火早已燃起。迎面一陣暮風，侵逼過來，冷得吳振鐸不覺縮了脖子，連連打了兩個寒噤，他下樓時，忘記帶了塊黑紗巾，把頭包了起來。

再見，振鐸。

呂芳——

中央公園西邊大道上七八、笑口鐘的人潮洶湧，空氣中那飄飄之曳了的深灰火氣，~~那~~孔濼和那金黃如白冬色的秋絲掩沒了。吳振鐸在曼赫頓那璀璨的夜色裡，站了片刻，直到他臉上給凍得發疼了，才回~~身~~走回檢丹白露大廈內去。

吳醫生，外面冷呵！~~他~~穿着紅色制服守門的~~人~~督吳振鐸打開了大廈的大門。

謝文傑，喬治，吳振鐸說道，他一直搖着手，外面草的沁冷。